

Research Article

再析“V1 着 (NP) +VP2”连谓式

李红容

莲花大学, 越南

通讯作者: 李红容 – 电子邮箱: dung.lyhong@hoasen.edu.vn

投稿日: 2026.02.02; 修订日期: 2026.04.13; 录用日期: 2026.05.11

摘要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对现代汉语“V1 着 (NP) +VP2”连谓式进行了深度的再考察。本研究旨在厘清该结构的内部成分特征与逻辑语义关系, 探讨其适用语境, 并解决该结构在对越汉语教学中的对应表达难点。通过结构与语境分析, 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果: (1) 句法上, V1 需具备持续性特征, NP 为有定成分, 动态助词“着”具有显化和强化动作持续状态的作用, 而 VP2 通常具有有界特征; (2) 语义上, 该结构前后项之间同时存在事理上的先后关系、语义上的“状态+行为”关系以及结构上的偏正关系; (3) 语用上, 该结构适用于客观描述某种已发生动作行为的各种状态; 其衍生形式“V 着 V 着”充当分句是背景强化导致的直接结果。此外, 针对越南语中缺乏对应动态助词的问题, 本文归纳了该结构在越南语中的三种意译对应形式, 分别为“V+NP+VP”, “vừa V vừa VP”及“V được một lúc thì VP”, 为对越汉语教学提供了实用的教学参考。

关键词: 连谓式; 语义; 句法

1. 结构界定与内部成分特征

1.1. 结构界定

“V1 着 (NP) +VP2”是由一个常项“着”与三个变项 V1、NP 和 VP2 构成的常见结构, 其中 V 代表动词, NP 代表名词性成分, VP 代表动词性成分。关于该结构, 汉语学界已有过诸多探讨 (Ding et al., 1961; Zhao, 1979; Lü, 1980; Zhu, 1982; Fang, 2000; Zhang, 2000; Gao, 2004)。总体上看, 大多数研究都把“V1 着+NP+VP2”看做连动式的一类, 但在具体的分析上仍有一些分歧, 尤其是其内部关系至今仍未得到充分的认识。本文借鉴前贤的研究成果, 对“V1 着+NP+VP2”做进一步的探讨。

为了方便讨论, 本文把“V1 着 (NP) +VP2”记做 S。本文所讨论的 S 都是“[V1 着 (NP)]+VP2”的层次形式, 这里“着”附着在 V 后, NP 为 V1 的宾语, “V1 着+NP”和 VP2 分别看做前项和后项。例如:

Cite this article as: Ly, H. D. (2026). A reanalysis of the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V1 着 (NP) + VP2”. *Ho Chi Minh City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Journal of Science*, 23(SI2), 1307-1319. [https://doi.org/10.54607/hcmue.js.23.SI2.5566\(2026\)](https://doi.org/10.54607/hcmue.js.23.SI2.5566(2026))

(1) 夏天阵雨来了时，孩子们顶喜欢在雨里跑跳，仰着脸看闪电，然而大人们偏就不许，“到屋里来呀！”孩子们跟着木板窗的关闭也就被关在地洞似的屋里了；这时候，小小的天窗是唯一的慰藉。（茅盾《天窗》）

(2) 林先生淌着眼泪点头，可是打不起主意。（茅盾《林家铺子》）

例（1）中的“仰着脸看闪电”的层次分析应为“仰着脸 / 看闪电”；例（2）中的“淌着眼泪点头”的层次分析应为“淌着眼泪 / 点头”。

有些“V1 着+NP+VP2”看起来很像本文讨论的 S。例如：

(3) 船夫大约因为要赶第二趟生意，催着我们回去；我们无可无不可的答应了。（朱自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4) 船慢，人急，我耐不住地命令着船夫靠了岸，我觉得徒步实在比乘船来得爽快些。（叶紫《南行杂记》）

例（3）中的“催着我们回去”和例（4）中的“命令着船夫靠了岸”与例（1）、（2）的切分不同，其层次划分是“催着 / 我们回去”和“命令着 / 船夫靠了岸”，“我们回家”和“船夫靠了岸”都是“催”和“命令”的宾语成分。这类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

1.2. V1 的语义特征

在“V1 着 (NP) +VP2”里，V1 是一个核心成分。从充当 V1 的动词来看，NP 的有无是决定于 V1 的及物性的。例如：

(5) 今天就我光杆儿司令一个，要不跑着干，就耽误你们的事了。（新华社 2004 年新闻稿）

(6) 据他说这实在并不难，只须走到缸边屈着身听，听见里边起泡的声音切切察察的，好象是螃蟹吐沫（儿童称为蟹煮饭）的样子，便拿来煮就得了；……（周作人《谈酒》）

例（5）中的“跑”是不及物动词，后边不带宾语；例（6）中的“屈”是及物动词，后边带宾语“身”。这里要注意的是，及物动词后面的宾语可以出现，也可以隐去。例如：

(7) 记者绕着体育场走了大半圈，最后在一个球迷指引下，隔着铁丝网观看了葡萄牙队最后一次适应场地。（新华社 2004 年新闻稿）

(8) 对有利益、有实惠的事情就争着干，对容易得罪人的工作就绕着走，或者遇到成绩争着表功，碰到困难大、矛盾多的问题无人负责等不良倾向，必须坚决反对。（《1994 年报刊精选》）

例(7)中的及物动词“绕”带宾语“体育场”，例(8)虽然没有出现，但我们通过上下文是可以补充的，“绕着走”实际是说“绕着容易得罪人的工作走”，这里“容易得罪人的工作”因前面已经出现，为了表达简练而省略。

以上充当 V1 的都是单音节动词，其实，V1 也可以是双音节的，但数量很少，而且绝大多数是并列式的，如下例的“学习”和“仰望”：

(9) 我在学习着爱自己。对自己我们常感到厌恶。对人，爱更是一种学习，一种极艰难的极易失败的学习。(何其芳《树阴下的默想梦后》)

(10) 春节时，一个青年富豪仰望着纷纷落下的爆竹纸屑兴奋地流下热泪，因为他刚刚点燃的四个爆竹是用两千元人民币卷成的。(《人民日报》1993 年)

从 V1 的所指来看，充当 V1 的动词有两类，一是表示较具体的动作，如“含、皱、拉、扎、屈、指、唱、看、拿”，等等。例如：

(11) 王丽萍捂着疼痛的小腹，皱着眉头走出田径场。(新华社 2004 年新闻稿)

(12) 歌师从正中一间的屋檐外唱着歌迈步走进堂屋：“慢慢走，紧紧随，东方发白见紫微。红云起，紫云腾，你我上梁把歌对。”(《中国儿童百科全书》)

另一类 V1 则表示比较抽象的行为，如“怀、迫、带、留、陪伴”，等等。例如：

(13) 当初，我是怀着怎样一种心情来到北京的呀！(《中国北漂艺人生存实录》)

(14) 来自 40 多个国家的政要以及成千上万的各界人士跟随着炮车，陪伴着阿拉法特的灵柩走向附近的马藻军用机场。(新华社 2004 年新闻稿)

在特殊情况下，V₁还可以由形容词来充当。例如：

(15) 阿四苦着脸不做声。(茅盾《残冬》)

(16) 林先生冷了半截身子，瞧情形是万难挽回，只好硬着头皮走出了那家钱庄。(茅盾《林家铺子》)

仔细分析，从具体的动作动词到抽象的行为动词，再到更抽象的形容词，充当 V1 的词语尽管抽象程度高低不同，但都表某种持续状态，即具有[+持续]的语义特征。非持续动词，如判断动词“是”、关系动词“姓”、“属于”等，是不能出现在 S 里的，如不说：“*姓着李打人”、“*属于着单位用人”。有的位移动词，如“来”、“去”、“到”，也不能充当 S 的 V，如不说：“*去着北京找人”、“*来着我这儿帮忙”。

值得注意的是，V1 的持续特征是从 S 中提取出来的，脱离了 S，V1 若不带

“着”，其持续特征不易被观察到，或者说，V1 的持续特征是靠“着”突显出来的。

1.3. NP 的指称特征

如前所说，当 V1 为及物动词时，后边是可以出现宾语的。从充当 NP 的成分来看，NP 只能是体词性的，大多数都表示 V1 的支配或者关涉的对象，而且都是有指的。例如：

(17) 李白玲绕到楼后，又腰指着我们嚷：有本事你们下来。（王朔《看上去很美》）

(18) 金豹拨着炉里的火说：“雪天咱焖一条大鱼，关了铺门喝它一天酒，不好吗？”（张炜《海边的雪》）

(19) 列宾（1844—1930）的著名油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画的是在炎热的夏天，一群衣着破烂不堪的纤夫迈着沉重而疲惫的步伐拖着货船，艰难地走在伏尔加河畔的沙滩上。（《中国儿童百科全书》）

例（17）至（19）中充当 NP 的分别是代词“我们”、名词短语“炉里的火”、“沉重而疲惫的步伐”，这些词语所表示的概念都是明确、具体的。有时候，NP 也可以数量短语，形式上看似无定，实质也有指的。例如：

(20) 于是之只说了一点，希望戏里最后一段有几个老头话沧桑的戏，然后王利发就拿着一个他常用的道具进屋上吊去了。（曾晓丹《〈茶馆〉上演前后》）

(21) 他指着几辆在马路上驶过的挂有蓝白旗帜的车辆说：“我们在基辅的人不多，但我们不会放弃！”（新华社 2004 年新闻稿）

少数情况，当 V1 为形容词时，NP 还可以是表示 V1 的主体的，如上例（15）、（16）中的“脸”、“头皮”分别是“苦”和“硬”的主体。

1.4. “着”的显化作用

关于动态助词“着”的语法意义，过去也讨论得比较多。总体上看，大多认为“着”是表示状态的持续的。本文也基本认同这种观点，因为在“V1 着（NP）+VP2”中，“着”确实表示“持续”义。例如：

(22) 微尘般的雾点，不时的随着微风扑到身上来，润湿得很。（冰心《海上》）

(23) 接下来，我就像大风车似的，围绕着公司给我打造的一系列计划转个不停。（《中国北漂艺人生存实录》）

表面上看，例（22）、（23）中的“着”附着在“随”、“围绕”的后边，表示这两个动作行为都处于持续过程中。但细心分析，这里的“着”是冗余的，因为我们

完全可以把“着”删掉而不影响句子基本意义。试比较：

(22') 微尘般的雾点，不时的随 [微风扑到身上来，润湿得很。

(23') 接下来，我就像大风车似的，围绕 [公司给我打造的一系列计划 转个不停。

显然，从整个语段的表达来看，“随”、“围绕”都含有持续的状态。“着”之所以存在于 S 中是因为它本身也具有“持续”义的缘故。那么，“着”的作用是什么？本文认为，“着”具有语用强化的作用。更具体地说，像“随微风扑到身上来”与“随着微风扑到身上来”，尽管基本意义相同，但仔细分析还是可以看得出其中的差别的，前者需要通过一定努力的逻辑推理才能获得“持续”义，因此是隐性的。后者的推理过程则更容易、更短，因此是显性的。可见，“着”的作用就在于强化或者显化 V1 的持续特征。当然，用不用“着”情况比较复杂，除了受到发言者的表达意图、焦点、表达习惯、方言等因素的影响外，语境中的时间背景也起重要的作用（见下文）。

1.5. VP2 的有界特征

从充当 VP2 的成分来看，有谓词和谓词短语两类。当 V2 为动词时，多为不及物的。例如：

(24) 风带着夕阳的宣言走了。（茅盾《黄昏》）

(25) 我怒目看日历，明明是二月四日，但是—转眼，又似不敢相信，心中有一种说不出阳春佳节的意味，迫着人喜跃。（林语堂《纪元旦》）

例（24）中的“走”和例（25）中的“喜跃”都是不及物动词。

当 V2 为动词短语时，情况也很复杂。VP₂ 可以是动宾短语。例如：

(26) 现在可不成了，得出寺，下山，绕着大弯儿出城。（朱自清《南京》）

(27) 满心想看看莫斯科，却只见一片黑夜，我只得带着最大的失望上车走了。（朱自清《西行通讯》）

VP₂ 也可以是动补短语。例如：

(28) 雇了“刚朵拉”摇过去，靠着那个船停下，船在水中间，两边挨次排着“刚朵拉”在微波里荡着，象是两只翅膀。（朱自清《威尼斯》）

(29) 慢慢的睁开眼，只见地平线边，漾出万道的霞光，一片的光明莹洁，迎着我射来。（冰心《“无限之生”的界线》）

(30) 商会长皱着眉头沉吟了一会儿，又端相着寿生半晌，然后一把拉寿生到屋角里悄悄说道：“你师傅的事，我岂有袖手旁观之理。……”（茅盾《林家

铺子》)

例(28)至(30)充当 VP₂ 的动补短语分别是动趋短语“停下”、“射来”和动补短语“沉吟了一会儿”。

VP₂ 也可以是“介词短语+动词”和“否定副词+动词”两类偏正短语。例如:

(31) “回家告诉妈妈:马剪指甲,马不哭,马乖。”她拉着我向回路走。
(李广田《到橘子林去》)

(32) 傻瓜一个人放着安闲的日子不享受,为什么要到处乱跑?就是走路,又何必紧赶?(李广田《一粒砂》)

有时 VP₂ 还可以是几种短语套用。例如:

(33) 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朱自清《背影》)

(34) 晚上到饭车吃饭,侍者穿着小礼服,鞠着躬和客人说话,客人也大都换上整齐的衣服端端正正坐着,与俄国饭车空气大不相同。(朱自清《西行通讯》)

例(33)中的“跟着父亲奔丧回家”是偏正短语套动趋短语;例(34)中的“和客人说话”是偏正短语套动宾短语。

更复杂的 VP₂ 有时候还含有构形形式,包括 V₂ 的重叠和带动态助词“着”。例如:

(35) 茶博士又愁着脸儿摇了摇头,半晌没有下文回答。(叶紫《岳阳楼》)

(36) 这簋子似乎是没有盖的,我每天总看见他在柏树下仰天张着口放着。
(周作人《山中杂信》)

(37) 我无精打采的,夹着一本《圣经》,绕着大院踏着雪,到她住的那座楼上,上了台阶,她已经站在门边,一面含笑着问我“病好了没有”,一面带我到她的书房里去。(冰心《画——诗》)

例(35)中的“摇了摇头”是 V₂ 重叠后带宾语的形式;例(36)中的“放着”是 V₂ 带动态助词“着”的形式;例(37)中的“踏着雪”是 V₂ 带动态助词“着”,后带宾语的形式。

从上述的分析来看,尽管充当 VP₂ 的成分复杂多样,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得出其中的共性,即 VP₂ 不管是光杆动词(不及物动词除外)还是动词短语,其核心动词绝大多数都要有补足语,即是有界的。语义上,VP₂ 也表示某种具体的活动或者事

件，是整个 S 的基本信息，而且都是指向主语的，是对前面的主体（通常是某人）进行陈述的。例如：

(38) 在没办法之中，他试着往好里想，就干脆要了她，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老舍《骆驼祥子》)

(39) 祥子的头上忽然冒了汗，心里发着狠儿说：“躲他还不行呢，怎能往里请呢！”（老舍《骆驼祥子》）

以上两例的基本信息都在 VP2，想传达的是“他往好里想”和“（祥子）心理说”。而“试着”和“发着狠儿”都是补充成分。

2. 内部逻辑关系、适用语境及衍生形式

2.1. 内部逻辑关系

S 中的“V1 着 (NP)”和 VP2 组合起来形成三个层面上的三种关系，包括事理上的先后关系、语义上的“状态+行为”关系和结构上的偏正关系。

事理上，S 内部具有先后关系，是前项和后项所指的动作行为之间的客观性，即 S 中的前后项分别表示两个先后发生的动作行为或者活动。两者的顺序都是固定的。例如：

(40) a.现在可不成了，得出寺，下山，绕着大弯儿出城。（朱自清《南京》）
b.? 现在可不成了，得出寺，下山，出城绕着大弯儿。

(41) a.林小姐撒娇说，依然那样拳曲着身体躺着，依然把脸藏在母亲背后。
(茅盾《林家铺子》)

b.? 林小姐撒娇说，依然那样躺着拳曲着身体，依然把脸藏在母亲背后。

按常理，我们都是先“拳曲身体”、“绕大弯儿”后“躺（下）”、“出城”。这样顺序一般是固定的。如果做前后倒序，句子就会有相反的理解，如例（b）中的“出城绕着大弯儿”，就是先“出城”然后才“绕大弯儿”；例（b）中的“躺着拳曲着身体”，就是先“躺”然后才“拳曲身体”。

要注意的是，先后发生的动作行为也要区分两种情况：一是，第二个动作行为发生时，第一个动作行为已经结束，如“绕着大弯儿出城”；二是，第二个动作行为发生时，第一个动作行为还在持续，如“拳曲着身体躺着”。但在实际的表达中，这两种情况都更倾向于被看做一个整体动作行为。

语义上，S 内部具有“状态+行为”关系，是 S 中的前后项所指的动作行为或活动互相参照的修饰和被修饰的语法关系，即前项是对后项所指的动作行为发生时的具体状态。例如：

(42) 一句话，说得大人孩子们笑个不停，老奶奶今天也张开了眼睛，拍着

手笑。(梁斌《红旗谱》)

(43) 去波兰的车就要开;满心想看看莫斯科,却只见一片黑夜,我只得带着最大的失望上车走了。(朱自清《西行通讯》)

例(42)中的“拍着手笑”和例(43)中的“带着最大的失望上车”都是“状态+动作行为”的关系,“拍着手”和“带着最大的失望”分别是动作行为主体(即施事)进行“笑”和“上车”时的具体状态。

结构上,S内部具有偏正关系,是S中的前后项之间的组配关系。在现代汉语里,偏正短语有定中和状中两类。“一般来说,体词性中心语前边的修饰语是定语,谓词性中心语前边的修饰语是状语”(朱德熙 1982:140)。S中的VP2是一个谓词性成分,前面修饰它的“V1着(NP)”应看做状语。事实上,“V1着(NP)”和VP2之间也可以插入“地”,可视为一个佐证。以下几例均引自高增霞(2005):

(44) 两个人一手端盘,一手端杯,沿着杯沿儿转着圈地汲溜着,不露齿地品着……

(45) 您知道那些农村人奸着呢,城里有个亲戚,就变着法地组织代表团来登门拜访,明着来抢你。

(46) 我妈对我也不特别好,跳着班地专门跑到一年级六班批评我,对我要求格外严,别人都看不下去了,但我知道那没事儿。

例(44)至(46)中的“转着圈”、“变着法”和“跳着班”后边都能带上“地”。从客观事件叙述的角度来说,这里的“地”是冗余的,完全可以删去而不影响句子的基本意思。可是,从结构类型的判别来说,这里“地”的出现则提供了重要依据,成为判定S为状中关系的不可或缺的依据。¹

区分以上三种关系在认识S的性质时非常重要。过去在判定S的结构关系上往往存在分歧,其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很好的区分了句法和语义两个平面上的不同结构关系。在此,本文主张把S处理为非典型的连谓式。

2.2. 适用语境

S表示某主体在V所指的动作状态下进行VP动作行为,最为常见的语境是:说话人想客观地描述某种已发生的动作行为的各种状态。例如:

(47) 第二天我们划着船到叶的家乡去,就是那个有山有塔的地方。从陈的

1 高增霞(2005)统计了王朔小说,(S)带“地”的共有8例。我们通过对北大语料库的检索发现,(S)带“地”的共有60例。

小学校出发，我们又经过那个“鸟的天堂”。（巴金《鸟的天堂》）

（48）有人说他拾了个金表，有人说他白弄了三百块大洋，那自信知道得最详确的才点着头说，他从西山拉回三十匹骆驼！（老舍《骆驼祥子》）

例（47）中的“划着船”、“到叶的家乡去”和例（48）中的“点着头”、“说”都是客观的已然事件，其中，“划着船”和“点着头”分别是“到叶的家乡去”和“说”的状态。

S 主要用于叙述事件，绝不涉及未然事件，如不说：

（49）？？我明天会拿着资料去找你。

若要表示未然事件，必须去掉“着”：

（50）我明天会拿资料去找你。

但当“V1 着”倾向于固化成词的时候，S 也能用于未然事件。例如：

（51）如果说，衙前农民靠这种精神已在党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那么，今天的衙前农民，也将凭着这种精神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史书上留下更为辉煌的足迹。（《1994 年报刊精选》）

（52）一旦在地壳的浅薄地段发生裂缝，灼热的岩浆就会沿着裂缝喷出地面，引起火山爆发。（《中国儿童百科全书》）

例（51）中的“将”和例（52）中的“会”分别指明“凭着这种精神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史书上留下更为辉煌的足迹”和“沿着裂缝喷出地面”都是尚未发生的事件。这里“凭着”、“沿着”的凝固成词都比较高，甚至有人把它们看做介词了，类似的还有“顺着、朝着、按着、本着、当着、怀着”，等等，总体上看，数量还不多。

2.3. 衍生形式——“V 着”的重叠

这一节将讨论“V 着”的重叠形式，即“V 着 V 着 VP”。这类 S 数量不多，但有其特殊之处，值得探讨。

如前所说，“着”具有强调“动作持续”的作用，“V 着”本身含有“时间短”的属性²，可是“V 着”重叠后则是表示“时间长”的。例如：

（53）1990 年 9 月 18 日晚上，已经进驻亚运村营地的沈坚强躺在床上看书，他看着看着站了起来，腰部突然感到一阵疼痛，似乎有些站不住了，5 针封闭后，沈坚强的腰部没有了感觉，能否参赛谁也不敢说。（《1994 年报刊精选》）

² 详见王继同（1991）。

(54) 她坐在那里，头靠着软垫，一动也不动，嗓子眼里偶尔啜泣一两声，身子抖动一下，就像那哭着哭着睡着了的小孩，做梦还在抽噎。（《读者》（合订本））

上例（53）中的“看着看着站了起来”意思是说“看”的动作持续了一定时间后才“站了起来”的；例（54）也可做类似的理解。

仔细分析，例（53）中的“看着”和例（54）中的“哭着”都必须重叠后才能接上后面的动词形成“站了起来”和“睡着”。试比较：

(55), (?) 他看着站了起来,

(56), (?) 就像那哭着睡着了的小孩,

这种限制跟语境有直接的关系。原来，“V 着 V 着”本身具有复指的功能，“V 着”能重叠的一个重要条件是 V 必须是有定的，或至少前文已提及过。那么为什么“V 着”要重叠呢？

前面讲过，S 主要的功能是叙述已然事件的。但当叙述者把焦点放在 S 的 VP 上时，“V 着”的状态角色便容易淡化。本来，“V 着”在 S 中就充当背景信息，现加上 VP 的焦点强化，前后两项功能的鲜明化就促使“V 着”更背景化。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是：“V 着”必须重叠，通过“短时+短时”的形式增加其内在的时间量。可见，“V 着”的重叠有语境的促使，也有内在的条件。

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但“V 着 V 着”和 VP 之间的背景与前景的对比达到一定的程度时，两者之间是可以加上关联词的。例如：

(57) “妈，您怎么说说着说着就抹开泪？”慧芳道，“也不怕人笑话？”“谁笑话？顺手能笑话他大妈么？”（《王朔文集》）

(58) 你们真没劲，说着说着又说到我身上来了。（《王朔文集》）

当这种对比到了更高的程度时，“V 着 V 着”和 VP 还可以加顿号隔开。例如：

(59) 车夫的眼向上紧翻，翻着翻着，落下泪来；一低头，往前一扑，跪在金先生的脚前。（《老舍短篇》）

(60) 我小崔可是在这儿，赤手空拳，收拾个日本兵！我心里能够不痛快吗？打着打着，出了奇事。（老舍《四世同堂》）

“V 着 V 着”甚至还独立成一个分句。例如：

(61) 左方摆好，一看右方（过日子的钱）太少，就又轻轻地从左方撤下几个钱，心想：对油盐店多说几句好话，也许可以少还几个。想着想着，她的手心上就出了汗，很快地又把撤下的钱补还原位。（《老舍长篇》）

(62) 大家往左一扭头，往右一扭头，不顾得再看前面。跑着跑着，南星的脑门正撞在一棵老树上，幸而大家都变成猫，手脚灵利，除了南星倒在树根上，大家全七手八脚的上了树。（《老舍长篇》）

例（61）中的“想着想着”可以出现主谓完整的分句“她的手心上就出了汗”，例（62）中的“跑着跑着”后也接上主谓完整的分句“南星的脑门正撞在一棵老树上”，两例中的主语“她的手心上”、“南星的脑门”说明后面的谓语 VP 与前面的“V 着 V 着”关系显得更疏远了，这时的“V 着 V 着”形式上虽是分句，但功能上则具有关联的作用。换言之，这时 S 中的“V 着 V 着”与 VP 结构上已经散开了，很难看做典型的 S 了，尽管意义上两者仍有联系的。

综上，本文认为“V 着 V 着”充当分句（或插入语）的来源，是因背景强化导致的直接结果。

3. 越语对应表达

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学者都非常重视汉语的词句在其他语言中的对应表达，S 的教学也不例外。就对越汉语教学而言，S 向来都是一个难点，即 S 没有直译的越语形式。越南语没有类似汉语动态助词“着”的成分，在表示动作的持续时，越语大都在动词前加 *đang*（正在），可是，像 S 这样的格式中，则不能简单地、直接地用“*đang* V + VP”对上。

从翻译的角度来看，这里只能采用意译的策略，就是在把握“状态+动作”的语义关系的基础上，把句子的内容用越语表达出来。基于此，本文考察了 S 的越语对应形式，归纳起来有以下两种情况，仅供教学参考。

第一，“V 着 NP+VP”对应于越语的“V+NP+VP”。例如：

(63) “怎么办呢？”老头子指着那些钱说。（老舍《骆驼祥子》）

“Làm sao đây?” Ông lão chỉ vào mớ tiền đó nói.

指 那些钱 说

(64) 假如暮春三月，我们约着二三友人出外游玩，见着山明水秀，心中非常愉快，走到山水粗恶的地方，心中就不免烦闷，这是甚么原故呢？（李宗吾《厚黑学》）

Giả sử đến tháng Ba cuối xuân, chúng ta hẹn hai ba người bạn ra ngoài

约 二 三 人 友 出去

chơi, ngắm cảnh non nước, tâm trạng vui vẻ, nhưng đến những nơi cảnh
玩儿

vật chẳng ra làm sao, trong lòng buồn bực, là vì sao?

第二，“V 着+VP”对应于越语的“vừa V vừa VP”。例如：

(65) 多多站在廊下看着笑。(《夏衍·剧本 (5 种)》)

Đa Đa đứng ở hành lang vừa nhìn vừa cười.

边 看 边 笑

(66) 雅格玩着的一个小狗熊，马伯乐拿着看看，那孩子立刻抢过去，突着嘴说：“你给我，是我的。”(萧红《马伯乐》)

Nhà Cát đang chơi gấu bông, Mã Bác Lạc vừa cầm vừa ngắm, thằng bé

边 拿 边 看

rồi liền giật lấy, nhanh miệng nói: “Cậu cho tớ, là của tớ.”

越语的“vừa V vừa VP”有“边……边……”的意思，如上例(65)的“vừa nhìn vừa cười”是指“边看边笑”；例(66)的“vừa cầm vừa ngắm”是指“边拿边看”。

第三，“V 着 V 着 VP”对应于越语的“V được một lúc thì VP”。例如：

(67) 老王在那儿看着看着突然哭了起来。(自拟)

Ông Vương đứng đấy, nhìn được một lúc thì bất ngờ rơi nước mắt.

越语没有类似汉语“V 着 V 着”的重叠用法，比较可取的做法是根据“V 着 V 着”的整体语境意义加以阐述，如“看着看着突然哭了起来”的基本意思可理解为“看没了一会儿就突然哭了起来”。越语表达部分基本说明的后一种意思。

4. 结语

本文对 S 的构成、内部关系和适用语境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本文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几点：(1) V1 具有持续性；(2) NP 是有定的；(3) “着”具有强化或者显化 V1 的持续特征的作用；(4) VP2 是有界的；(5) S 中前后项之间具有事理上的先后关系、语义上的“状态+行为”关系和结构上的偏正关系；(6) S 适用的语境是：说话人想客观地描述某种已发生的动作行为的各种状态；(7) “V 着 V 着”充当分句的来源，即背景强化导致的直接后果；(8) S 的越语对应形式有三 “V+NP+VP”和“vừa V vừa VP”及“V được một lúc thì VP”。

❖ **Conflict of Interest:** Author hav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to declare.

REFERENCES

- Ding, S. S., Lü, S. X., Sun, D. X., Li, R., Guan, X. C., Fu, J., Huang, S. Z., & Chen, Z. W (1961).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 [Lectures on Modern Chinese Grammar]. The Commercial Press.
- Fang, M. (2000). 从“V 着”看汉语不完全体的功能特征 [Functional features of the Chinese incomplete asp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 zhe”]. *语法研究和探索*(九), *Grammatical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9, 38–55. The Commercial Press.
- Gao, Z. X. (2004). *现代汉语连动式的语法化视角* [A grammaticalization perspective on modern Chinese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Doctoral dissertation,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Lü, S. X. (1980). *现代汉语八百词* [Eight Hundred Words of Modern Chinese]. The Commercial Press.
- Zhang, B. J. (2000). *汉语连动式的及物性解释* [A transitivity explanation of Chinese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语法研究和探索*(九) [Grammatical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9, 129-141. The Commercial Press.
- Zhao, Y. R. (1979). *汉语口语语法*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S. X. Lü, Trans.). The Commercial Press.
- Zhu, D. X. (1982). *语法讲义* [Grammar Lectures]. The Commercial Press.

A REANALYSIS OF THE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V1 着 (NP) + VP2”

Ly Hong Dung

Hoa Sen University, Vietnam

Corresponding author: Ly Hong Dung – Email: dung.lyhong@hoasen.edu.vn

Received: February 02, 2026; Revised: April 13, 2026; Accepted: May 11, 2026

ABSTRACT

This paper conducts an in-depth re-examination of the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V1+zhe (NP)+VP2” in Modern Chinese based on current literature. This study aims to clarify the internal constituent features and logical-semantic relations of this construction, explore its applicable contexts, and address the challenges of equivalent expressions in teaching Chinese to Vietnamese learners. Through structural and contextual analysis, this study found that: (1) Syntactically, V1 must possess a durative feature, NP is a definite constituent, the dynamic particle “zhe” (着) functions to manifest and reinforce the durative state of the action, and VP2 typically exhibits a bounded feature; (2) Semantically, there simultaneously exists a chronological relationship in logic, a “state + action” relationship in semantics, and a modifier-head (adjunct-head) relationship in structure between the preceding and succeeding components of the construction; (3) Pragmatically, the construction is suitable for objectively describing various states of a given action that has already occurred; its derived form, “V-zhe V-zhe,” functioning as a clause, is a direct consequence of background reinforcement. Furthermore, addressing the lack of corresponding dynamic particles in Vietnames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ree free-translation counterparts of this construction in Vietnamese—namely, “V + NP + VP”, “vừa V vừa VP”, and “V được một lúc thì VP”—providing a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teaching Chinese to Vietnamese learners.

Keywords: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semantics; syntax